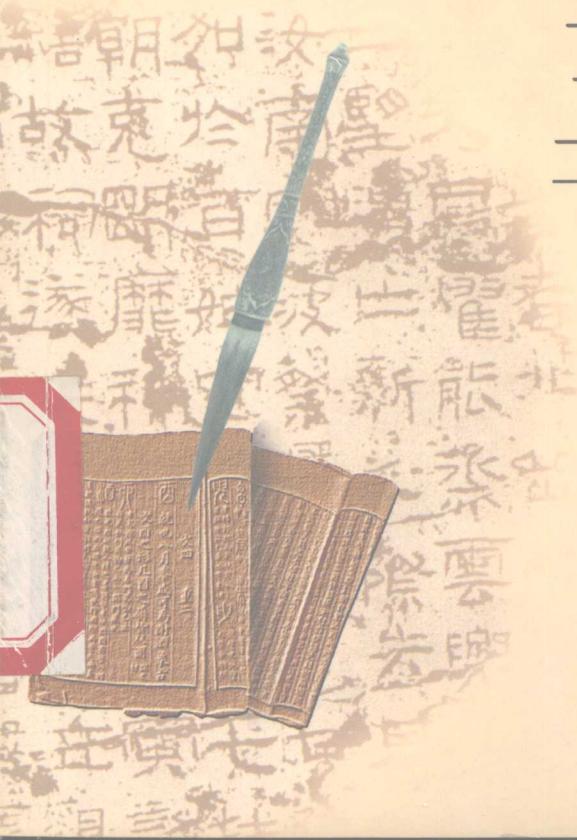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蜀中汉赋 大家

·万光治 著 ·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蜀中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三大家

万光治 著

巴蜀书社

四川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中汉赋三大家/万光治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8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ISBN 7-80659-617-8

I . 蜀 . . . II . 万 . . . III . 诗人 - 生平事迹 - 四川省
- 古代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702 号

蜀中汉赋三大家

万光治 著

责任编辑 李 嘉
装帧设计 唐利群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3.375
字 数 50 千
书 号 ISBN 7-80659-617-8/K·91
定 价 1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总序

张中伟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发掘、研究巴蜀文化，大力普及、弘扬巴蜀文化，既是结合我省实际、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既是发展繁荣我省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有机内容，也是加强和推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的重要途径。为此目的，省政府组织参事、文史馆员等一批学有专长的老专家、老教授编写了《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这套丛书涵盖巴蜀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民风民俗、名都名城名人等诸多方面，史实准确，文字精炼，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普及、宣传和弘扬巴蜀文化，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相信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从中领略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弘扬巴蜀文化，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大力开展宣传普及工作。坚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希望全省学术研究和文化界的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前　言

万光海

先秦时期，中原大地，云蒸霞蔚，文采风流！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她的声情并茂，吟唱出人生的欢乐与痛苦。历史散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由发轫而至成熟，记述了风云诡谲的历史画卷，洞悉人生的政治智慧。一大批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设帐授徒，相与论辩，创造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大批骋辩之士，怀抱利器，游说于各国诸侯之间，留下了谈锋机巧、文采焕发的策士之辞。

北方文化，方兴未艾，战国时期的南方楚国，又异军突起。洞庭湖水，木叶萧萧；九嶷山峦，云烟袅袅，在人神交融的氛围中，楚人的轻歌曼舞，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而此时的屈原，正高冠长铗，行吟泽畔，在他吟唱的《离骚》中，弥漫着文人的深重忧患，焕发着楚地的奇丽风姿。自此，楚辞和楚文化翩然进入

中华文化的大天地。

《诗经》、《楚辞》为中国文学开启了诗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源头；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为中国文学确立了关注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南北文化，交相辉映；群星璀璨，争妍斗奇，令人目不暇接。中华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人们的不刊之论。

站在中原大地，人们偶尔也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古蜀国所在的西南一隅。



群山环绕，云遮雾锁；岷水自岷山奔泻而出，峡江从夔门汹涌而来。人民依山筑室，傍水而居；发髻高耸，衣服左衽（《蜀王本纪》：蜀人“椎髻左袒”）；“君子精敏，小人鬼詬”（《华阳国志》）；语音异于中土，文字未能成形（《蜀王本纪》：“蜀左言，无文字”），在中原人士看来，古蜀国民，文明尚未开启；岷江流域，实属蛮夷之地。

然而，也就是这个“蛮夷”之地，先秦时期虽未能创造出可以和中原、楚地相媲美的文学，但在西汉，却石破天惊似的，连续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位雄视赋坛的作家。

汉代的文学，继承先秦散文传统的有政论散文和历史散文，诗歌有直承《诗经》精神的乐府民歌。唯独辞赋，却是一种新兴的文体。

辞赋在汉，有三种体式。其一是骚体赋，这是直接从屈原的楚辞体作品承传而来的，用以抒发文人对现实的忧虑和对自己处境的不平，如贾谊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其二是四

言赋，这是直接从《诗经》和荀子《赋篇》承传而来的，大都用以咏物言志和借物说理。其三则是散体赋，又称文体赋，这种赋体综合了《诗经》、楚辞和散文的文体因素，大都通过对事物的叙述、描绘和议论，来达到讽喻现实的目的。散体赋就文体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就文学技法而言，是一种描绘性的文体；就内容而言，是一种百科全书似的文体。所以，散体赋最能体现汉代文人的文化精神和创造精神，是汉代辞赋中的代表性文体。

散体赋的发轫之作当推宋玉的《风赋》、《神女赋》、《高唐赋》和《登徒子好色赋》。宋玉生活的时代较屈原为晚，上述赋作是否为宋玉所作，学术界迄今未有定论。汉代散体赋的奠基之作是枚乘的《七发》。枚乘（？—前140），江苏淮阴（今江苏淮阴）人。《七发》假设楚太子患疾，吴客前往探病。吴客首先以奇声、奇味、骑射、游宴、校猎、观涛六事打动太子，都没有能使太子产生兴趣。最后吴客以圣人辩士的“要言妙道”“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听后，“霍然病已”。

西汉初年，实行分封制度。到了文帝和景帝的时代，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于是一些藩王不仅开始放纵欲望，生活穷奢极侈，而且野心膨胀，企图对抗朝廷。《七发》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有感而作的。

《七发》是一篇典型的散体赋。它每说一事，都极力作铺陈式的描绘。如其中观涛一段，开始写“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声闻百里，波涌涛起。其次写江水翻滚白浪，像身着白衣，骑着白

马，张着白色车帷的三军，势不可挡。再次写波浪像六只银白色的蛟龙驾着车，簇拥着太白星，前呼后拥，浩荡而来。之后，《七发》对江水的变幻莫测，锐不可当；势大声宏，如雷如鼓，以至“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都极尽描绘之能事。由《七发》描绘事物的铺张扬厉，可见散体赋的基本特点。

比枚乘出生稍晚的司马相如，自小生活在远离政治与文化中心的蜀地，可居然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子虚赋》、《上林赋》继《七发》之后，迅速把汉代的辞赋推上高峰，并由此确立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

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壤，才能孕育出文化的巨人。为什么在被称作边鄙之地的成都，突然升起一颗令人目眩的文学之星？为什么在司马相如之后，又相继有王褒和扬雄，高扬起辞赋的大旗？西汉著名的赋家有贾谊、枚乘、东方朔、司马相如、王褒和扬雄，蜀中作者，独占三家，成就最为卓著；他们在汉世文坛上的叱咤风云，难道是游离于文学规律之外的一个偶然现象？

蜀中辞赋三大家留下的，既是文学之谜，也是文化之谜；它令人困惑不解，更令人抚案深思。

也许解开这些谜团，可以为我们洞透巴蜀文化之谜，打开又一扇窗户！

目 录

总 序	张中伟 (1)
前 言	万光治 (1)
第一章 文采风流:司马相如	(1)
第二章 雅俗相宜:王褒	(33)
第三章 博雅深沉:扬雄	(52)
第四章 源远流长,泽及后世	(76)

第一章

文采风流：司马相如

在通往都城长安的驿道上，扬起一股烟尘。司马相如不顾坐车的颠簸与旅途的劳顿，急急地向长安城赶去。

故乡的蜀郡成都与他渐行渐远，但春日弥漫在府河与南河两岸的杨柳青烟，夏日如云霞般流动在荷塘上的姹紫嫣红，秋日里高爽的蓝天映照着的西山晴雪，冬日里围坐在红泥小炉边至爱亲朋的呢喃细语，却始终像一幅幅彩色的图画，萦绕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

还是很小的时候，司马相如就听人说过，中原物华天宝，人文荟萃；蜀地偏远蛮荒，人物粗鄙。但自他懂事以来，萦绕在他耳边的，却往往是悦耳的读书声、悠长的弦歌声。在夏日的槐树下、冬日的被窝里，他从母亲那里熟知了关于古蜀国王的悠远传说，发生在诸侯逐鹿中原时激动人心的故事。逐渐地，一个萌芽在他

幼小的心灵里展开；他渴望总有一天，自己也能像传说中的英雄，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来。

他朦胧地知道，非常之人，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精湛的剑术。他拜师求艺，异常虔诚；晨练暮习，十分刻苦。人在一天天地长大，剑术也一天天地进步。每天夜里，他都来到树林，剑去无影，林下生风；寒光一闪，落叶满地……



有一天，他人定剑收，屏息静气，四周万籁俱寂，突然听见远处传来琴声，这乐音时而如钟鸣，时而如弦吟，高亢时像要破云天而去，低回时仿佛游丝缠绵不绝。他被深深地感动了。父亲告诉他，这声音是从一种名叫七弦琴的乐器里拨弹出来的。父亲还深情地向他讲述了俞伯牙、钟子期以琴相知，钟子期死，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

从此，司马相如深深地爱上了七弦琴。寒来暑往，他沉浸在七弦琴的旋律中，如痴如醉。日复一日，他的手指头虽磨起了茧，弹琴的技艺却日益精进。自小就有口吃疾患的他，本来就羞于在众人面前说话，自从有了与他融为一体七弦琴，他终于找到了最自由的表达方式。情感在音乐中得到交流，情感在音乐中得到了升华。

击剑，弹琴，成了他每天必修的功课，但他最爱的，还是读书。

父亲和老师是严厉的。在他们的督促下，他反复吟诵《诗经》和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直到琅琅上口。但最令他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活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文人以及他们留下的著名篇章。他如饥似渴地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先秦诸子著作，读《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儒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和以仁爱为本的伦理精神，老庄齐衡生死的哲学观念和通脱达观的人生态度，乃至战国策士的指天画地，出谋划

策，追逐功利，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先秦时期知识分子忧国济民的胸襟和建功立业的抱负，更令他心驰神往。青春的热血和理想，在他心里燃烧；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他的牛刀一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他出生后，父亲赐名“犬子”，本来是基于民间的习俗，以“贱名”换取子孙的顺利成长，其中寄托有父辈对后人的殷切期望。而此时的他却已经不能满足等待命运的赏赐；他想起了战国时期赵国的贤相蔺相如，这位为了国家的安危，宁可让自己饱受委屈；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宁可去自己面对死亡的仁人志士。以“贱名”换取幸福，无疑是消极的人生态度；以蔺相如为榜样，战胜环境，战胜自我，才是有为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出于这样的动机，他毅然更名为“相如”，字长卿，以示对先贤的景仰，对自己的期许。

擅自更改父亲赐予的名字，在古代尊亲的社会里，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但更需要勇气的，却是把自己的追求付诸实现。

在读书的过程中，司马相如也开始试着写些文章，尤其是汉初以来兴起的辞赋。

公元前150年，也就是汉景帝前元七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29岁的司马相如告别了亲人，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巴蜀大地，开始了他的充满幻想与迷茫的长安之旅。

二

一般来讲，汉代的诠选官吏，一靠朝廷的征召，二靠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举荐。无论是征召还是举荐，都分别以通晓经术或德行彰明为条件。这对当时的司马相如来说，或许两者他都不曾具备。

然而机会在突然间降临了。也就是在司马相如奔赴长安的前五年，汉景帝下诏说：“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者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无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汉代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商人不能做官。为了廉政的需要，做官的人至少得有十算钱作为经济担保。汉制，一算等于一万钱。汉景帝将原来的十万钱降低到四万钱，似乎为廉士的做官扩大了门路，但真正的廉士仍然办不到。正因为有这样的新规定，家里小有资产的司马相如才有了“以訾为郎”的机会。

风尘仆仆的司马相如终于来到他向往已久的长安。然而当他仰视气象森严的长安城墙、巍峨峥嵘的汉家宫阙，更面对来去奔忙的文武百官和熙熙攘攘的通衢大道时，他才知道一个来自偏远地方的年轻人在这里显得何其渺小！

司马相如以一个小小的郎官，好歹作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武骑常侍是陪侍在帝王左右的下级武官，这对怀抱雄心壮志的司马相如来讲，失望是可以想象的。也就在这一段不如意的日子里，司马相如有了许多读书、写作的时间，而且也有机会去实地考察过去在书本上才知道的中原衣冠文物。

不久，梁孝王来长安觐见景帝，随行的还有他的门客齐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人庄忌。这几位在当时都是有名的辞赋作家，其中枚乘的《七发》一度使司马相如百读不厌。

几位文人，一见如故，相得甚欢。然而相聚日短，梁孝王要回封地了。考虑到汉景帝不喜欢辞赋，司马相如即便留在长安，仕途也不会有好的前景，他毅然称病辞去武骑常侍，和枚乘等人随梁孝王而去。

西汉的诸侯，养士成风，梁孝王尤其如此。他喜好辞赋，筑有忘忧馆，经常带领门客在此优游，令其作赋。投靠在他门下的，除

了上述人物，还先后有公孙诡、羊胜、路乔如、公孙乘和枚乘的儿子枚皋。他们在辞赋方面，都有佳作传世。

藩王养士，并不都因为好文，有的是为了延揽人心，壮大实力，暗地里与中央较劲，从现象上看，很像战国时期诸侯的豢养门客。但在战国时期，已经没有天下的共主，诸侯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是真正的割据者。所以，战国策士可以朝秦暮楚，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西汉的诸侯国，中央派出的相不仅主持诸侯国的政务，也兼有监视诸侯的责任。诸侯只是享有封地上的经济利益，同时必须承担向朝廷纳贡、朝觐和其他相应的义务。情况既有如此不同，西汉诸侯之士不可能再像战国策士那样，一心为诸侯实现野心出谋划策，并借此谋求自己的政治前途。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士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每当诸侯王有了野心，一些士便错误地估计形势，盲目参与诸侯的叛乱活动，到头来身死名灭，命运远在战国策士之下。在梁孝王的门下，如公孙诡、羊胜等，便是这样的人物。汉景帝前元七年，也就是司马相如投到梁孝王门下的当年，栗太子被废，窦太后打算立梁孝王为太子。因为袁盎等发表了反对的意见，梁孝王的希望成为泡影。一怒之下，他与公孙诡、羊胜密谋，派人刺杀了袁盎等十余人。汉景帝下令缉捕公孙诡、羊胜，梁孝王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逼令二人自杀。

但也有的士对当时政治的认识十分清醒，如邹阳、庄忌、枚乘。他们都曾经是吴王刘濞的门客，吴王谋反，他们上书劝阻。吴王不听，乃去吴之梁。到梁国后，梁孝王与公孙诡等密谋，求立为太子，邹阳认为不可，反被梁孝王关入监狱。他在狱中上书梁王，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由于《上吴王书》文辞委婉而雄辩，因此获释出狱。后来梁孝王阴谋败露，唯恐被杀，求助于邹阳。邹阳通过

景帝的妻舅王长君为之说项，梁孝王才得免于治罪。

司马相如在梁国呆了不久，对汉代天子和诸侯的矛盾就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尤其对诸侯自恃财力雄厚，放纵欲望，奢侈无度更有了直观的认识。他经过深思熟虑，写下了著名的《子虚赋》。《子虚赋》和他后来创作的《上林赋》奠定了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子虚赋》围绕诸侯的狩猎活动展开叙述和描绘。它虚拟了三个人物：楚国的子虚先生、齐国的乌有先生和天子的代言人文是公。

狩猎本是上古人类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即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它也是社会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正因如此，先秦以来的天子、诸侯无不规定在规定的季节，举行盛大的狩猎典礼，以示表率天下，不废狩猎，同时也借此进行军事训练，增强军民的战斗能力。所以，古代社会十分看重这类性质的狩猎活动，把它列为制度，载入典籍。但是，在有的时候，无论天子诸侯，往往把狩猎作为娱乐自己或显示武功的活动，其结果是既耗费民力，又影响农事。

《子虚赋》开篇叙述了子虚先生出使齐国。齐王征发众多的车骑，邀请子虚先生同去狩猎。活动结束以后，子虚先生到乌有先生家里，向他大谈自己是怎样用夸饰之辞，让齐王无言以对的，而此时文是公恰好在座。

乌有先生不动声色地问他：“今天打猎，快乐吗？”

子虚先生回答说：“快乐。”

“收获的猎物多吗？”

“不多。”

“那你高兴什么呢？”

“我高兴的是齐王向我夸耀他的车骑众多，我正好借此向他

夸耀楚国的云梦之大。”

“我能听听你是怎样讲的吗？”

子虚先生满脸是掩饰不住的沾沾自喜，把他对齐王的一番话向乌有先生重复了一遍，其说无非是以夸张之术、华丽之辞，盛称楚国云梦之广大、山川之美好、物产之富庶、畋猎之盛况、歌舞之绚丽。之后，子虚先生对齐王声称：依我私下看来，齐国恐怕不如楚国。齐王听后，默然无以应对。

乌有先生听了，正色说：你的话怎么这样离谱！你不远千里，来到齐国，应该对齐国有所教益。大王征发境内的全部士卒，备上众多的车骑，与你同去狩猎，本意是努力获取猎物来娱乐你和你的随从，哪里说得上是向你夸耀？齐王问楚国有没有这些，不过是想让你讲讲大国的风采伟烈，借此引发出你的高论。现在你不去盛赞楚王的厚德，反而极力夸耀云梦，借以压倒齐国，结果是花费很多的言辞，渲染国君的耽于享乐，暴露国君的奢侈无度，我个人以为你的做法很不可取。如你所说的，绝非楚国的真美所在。就你所说的是真话而论，这样的行为是在揭露国君的短处；就你所说的是假话而论，这样的行为是在损害自己对国君的诚信。无论是揭露国君的短处，还是损害自己对国君应有的诚信，两者都不可取。而先生偏偏这样做了，必将使齐国轻看楚国，使楚国受到伤害。”

乌有先生的一番谴责，义正辞严。子虚先生还来不及回应，乌有先生话锋一转，突然对齐国的山川方物作了一番大肆夸饰，甚至还说，以齐地之大，像云梦那样的东西吞八九个在胸中，简直算不了什么。最后，乌有先生又转变话锋，大谈齐王身在诸侯之位，不敢夸耀自己的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你因为在齐国做客，所以大王才不反驳你，怎么能说是无以应对呢！

《子虚赋》到此，戛然而止。子虚先生的狼狈之状，可以想见！